

抒情散文典藏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席慕蓉

／著

我隐隐觉得，好像是有一种引领，
一种呼唤，一种我无法清楚辨识的力量，
让我在灯下，以文字作为依附，
反复诘问、自省，一直书写到如今。

回顾所来径

回顾 所来径

席慕蓉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回顾所来径 / 席慕蓉著;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5. 6

ISBN 978-7-5339-4226-7

I. ①回… II. ①席…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87350 号

原书名: 《回顾所来径》

作者: 席慕蓉 著

本著作物经印刻文学生活杂志出版有限公司授权

上海双九文化咨询有限公司出版简体中文版权,

非经书面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任意重制, 转载。

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1-2015-83 号

回顾所来径

作 者: 席慕蓉

特约编辑: 王轶华

责任编辑: 颜颖颖

浙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 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网 址: www.zjwycbs.cn

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宁波市大港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1000 毫米 1/16

字 数: 170 千字

印 张: 15.75

插 页: 2

书 号: ISBN 978-7-5339-4226-7

定价: 32.8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新版序

相对于油画和诗，我的散文一直只是自己的生活笔记。涂涂抹抹了几十年，重复的选本不算，也还有了十几本的散文集。其中有几本在合约到期之后就放到一边，一直也没去理会，如今，很高兴“印刻”愿意给它们重新出版的机会。

新版本，或许可以有些不同的面貌。所以，我把曾是“尔雅”的《成长的痕迹》与《写给幸福》这两本书的文字加以选择，重新编排，就成了这一本《回顾所来径》。

《成长的痕迹》是我的第一本散文集，初版于一九八二年三月。当时的自序就已经以“回顾所来径”为题了，那么，现在是二〇一二年的九月，竟然相隔了三十年，这样的“回顾”又要如何区别呢？

应该说是对那驱使我去书写的力量，多了一种敬畏了吧。我没修习过什么文学理论，也没有什么强烈的野心，可是，我隐隐觉得，好像是有一种引领，一种呼唤，一种我无法清楚辨识的力量，让我在灯下，以文字作

为依附，反复诘问、自省，一直书写到如今。

几乎就是那一首诗了：

一生 或许只是几页
不断在修改与誊抄着的诗稿
从青丝改到白发 有人
还在灯下

这执笔的欲望 从何生成？
其实不容易回答
我只知道
绝非来自眼前的肉身
有没有可能
是盘踞在内难以窥视的某一面
无邪又热烈的灵魂
冀望 藉文字而留存？……

我要感激这“欲望”的引领，好像是有些什么在文字中留存下来了。
尽管朝如青丝暮已成雪，在明镜之前，我却因此而不觉伤悲。

二〇一二年九月十九日写于淡水乡居

自序

回顾所来径

孩子从幼儿园放学回来，兴高采烈地把他在树上捡到的宝物拿给我看：

“妈妈，你看，一只透明的蝉。”

那是一只已振翅飞去的夏蝉所蜕下的蝉壳，土黄色的薄膜上很仔细地刻印了那一只蝉外表的所有记录。那样精致而又美丽，因此真让人会以为：在我孩子的小手上停留着的，是一只透明的蝉哩！

造物真是不可思议的神奇。我一直在想，不知道那只飞走了的蝉在离开前的一刹那会不会忽然有点不舍？会不会又再飞回来，再看一眼为它的蜕变所留下来的，那一件如艺术品般的纪念？

我想，如果我是那只蝉，我一定不舍得忘记。

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我会在画油画、画素描之外，又来写诗和写散文的原因了罢。

我是一个喜欢“回顾”的人。

走在山林里，喜欢回头，总觉得风景在来的路上特别好看。开车的时候，爱看后视镜，觉得镜里的景色另有一种苍茫之感。而在人生的道路上，每一个转折，每一次变换，都会使我无限依恋，频频回顾。

我喜欢回顾，是因为我不喜欢忘记。我总认为，在世间，有些人、有些事、有些时刻似乎都有一种特定的安排，在当时也许不觉得，但是在以后回想起来，却都有一种深意。我有过许多美丽的时刻，实在舍不得将它们忘记。

不过，这并不是表示说，我不喜欢“现在”与“将来”，相反的，我对今日的一切也极为珍惜，对明日的一切更充满了憧憬。而在我的作品里，好像总有一个特定的对象，年少的时候不能自知，但是今日的我已能够感觉到了：不管是十几岁时的日记也好，或者三十多岁时的札记也好，我心中一直有个倾诉的对象，那就是一个“明日的我”。

就是说：今夜，在灯下执笔的我，记载下昨天刚刚发生的事，是为了，为了明日的那一个我，在一首诗、一篇散文，或者一幅油画之前，能够记起来一些很珍贵的感情与记忆，因而也能体会并且明白我今夜的这一份深深的祝福与感谢了。

虽说岁月一去不复回，可是，在那一刹那，在恋恋回首的那一刹那，昨日、今日与明日不就都能聚在一起，重新再活那么一次了吗？

而我所求的，也不过就是如此而已。

一九八一年冬于石门乡居

前言

谦卑的心

有一阵子，我住在布鲁塞尔市中心，上学途中必定经过拉莫奈广场，在广场的角落经常有一位老太太在那里摆个小摊子卖花。

有一个春天的早上，天气好冷，行人不多，她的摊子上已摆满了黄水仙，嫩黄的花瓣上水珠晶莹，在朝阳下形成一种璀璨的诱惑。我停下来向她买了一束，她为我小心地包扎起来，然后，在她把零钱找给我以后，我看到她匆匆地低头画了一个十字。

我觉得很奇怪，忍不住问她：

“请问你这是为了什么呢？”

她抬起满是皱纹的脸来向我微笑：

“小姐，我每天在卖出第一束花时，都要向天主道谢。”

以后，每当我起了骄傲的意念时，我就会想起这一位卖花的老妇人，和她的谦卑的心。

目录

新版序 1

自序 回顾所来径 1

前言 谦卑的心 1

辑一 来时路

无边的回忆 3

旧日的故事 9

四季 20

爱的絮语 24

猫缘 28

海棠与花的世界 34

荷花七则 38

成长的痕迹 45

辑二 窗内

我的记忆 57

几何惊梦 63

花的联想 68

白发吟 74

窗前札记 81

不忘的时刻 89

辑三 初夏

有月亮的晚上 99

生命的滋味 104

淡淡的花香 109

灯火 116

池畔 124

辑四 寒夜

悠长的等待 131

困境	135
寒夜	138
两种时刻	140
中年的心情	147
写给幸福	154

辑五 窗外

胡凡小姐的故事	163
玛丽安的二十岁	172
海伦的婚礼	183
莲座上的佛	192
卖石头的少年	197
乡关何处	205
达尔湖的晨夕	210
那串葡萄	219

附录

一条河流的梦	夏祖丽 223
--------	---------

辑一

来时路



无边的回忆

外婆和鞋

我有一双塑料的拖鞋，是在出国前两年买的，出国后又穿了五年。它的形状很普通，就像你在台北街头随处可见的最平常的样式：平底，浅蓝色，前端镂空成六条圆带子，中间用一个结把它们连起来。买的时候是喜欢它的颜色。穿了五六年后，已经由浅蓝变成浅灰，鞋底也磨得一边高一边低了。好几次，有爱管闲事的，或者好心的女孩子劝我：

“阿蓉，你这双拖鞋太老爷了。”或者：“阿蓉，你该换拖鞋啦！”我总是微笑地回答：

“还可以穿嘛，我很喜欢它。”

如果我的回答换来的是一个很不以为然的表情，我就会设法转变一个

话题。如果对方还会对我善意地摇摇头，或者笑一笑，我就会忍不住要告诉她：

“你知道我为什么舍不得丢它的原因吗？”

而这是个让生命在刹那间变得非常温柔的回忆。大学快毕业时，课比较少，家住在北投山上，没有课的早上，我常常带着两只小狗满山乱跑。有太阳的日子，大屯山腰上的美丽简直无法形容。有时候我可以一直走下去，走上一两个钟头的路。最让我快乐的是在行走中猛然回过头，然后再仔细辨认，山坡下面，哪一栋是我的家。

走着走着，我的新拖鞋就不像样了。不过，我没时间管它，我的下午都是排得满满，别有用处的。晚上回家后赶快洗个澡就睡了。

直到有一天，傍晚，放学回家，隔着矮矮的石墙，看见我的拖鞋被整整齐齐地摆在花园里的水泥小路上。带着刚和同学分手后的那一点嚣张，我就在矮墙外大声地叫起来：

“何方人士，敢动本人的拖鞋？”花园里没有动静。再往客厅的方向看过去，外婆正坐在纱门后面，一面摇扇子，一面看着我笑呢。那时外婆住在永和，很少上山来。但来的话就总会住上一两天，把我们好好地宠上一阵子再走。那天傍晚，她就是那样含笑地对我说：

“今天下午，我用你们浇花的水管给你把拖鞋洗了，刚放在太阳地里晒晒就干了。多方便！多大的姑娘啦！穿这么脏的鞋给人笑话。”

以后，外婆每次上山时，总会替我把拖鞋洗干净，晒好，有时甚至给我放到床前。然后在傍晚时分，她就会安详地坐在客厅里，一面摇扇子，

一面等着我们回来。我常常会在穿上拖鞋时，觉得有一股暖和与舒适的感觉，不知道是院子里下午的太阳呢，还是外婆手上的余温？

就是因为舍不得这一点余温，外婆去世的消息传来以后，所有能够让我纪念她老人家的东西：比如出国前夕给我的戒指，给我买料子赶做的小棉袄，都在泪眼盈盈中好好地收起来了。这双拖鞋，也就一直留在身边，舍不得丢。每次接触到它灰旧的表面时，便仿佛也接触到曾洗过它的外婆的温暖而多皱的手。便会想起那在夕阳下的园中小径，和外婆在客厅纱门后面的笑容。那么遥远，那么温柔，而又那么肯定地一去不返。

一支儿歌

在我们家里，我排行第三，上面有两个姊姊，下面有一个妹妹，一个弟弟。小时候，我长得很胖，人很糊涂，口齿也很不清晰。妈妈说：有一次，两个姊姊从学校学会一支歌回来，就很兴奋地教我唱，歌词是：

“大姊嫁，金大郎，二姊嫁，银大郎，三姊嫁，破木郎。大姊回来杀只猪，二姊回来杀只羊，三姊回来，炒一个鸡蛋，还要留着黄。大姊回，坐车回，二姊回，骑马回，三姊回，走路回。走一会，哭一会，望着天边流眼泪。天也平，地也平，只有我爹娘心不平。”

妈妈说：大概那时只有四五岁的我，一面含含糊糊地跟着唱，一面就哭起来了。后来上初中了，一唱这支歌还会哭。小时候的事我记不得了。不过初中时为这支歌是哭过的。大概那时正是发育时期，对未来存着恐惧

之心。又觉得在家里处处受委屈，觉得父母偏爱姊姊。于是，伤心人别有怀抱，唱着唱着，就会哭了。至于将来会不会嫁个破木郎之事，大概当时还没有放在心上。

人长大以后，很多事情都会慢慢地忘了。可是姊妹们却不饶我。五十五年的圣诞节，也就是我和他订婚的那个晚上，她们三个人就在慕尼黑爸爸的公寓里唱起来了。一面唱，一面笑，还一面问我：

“怎么不哭呢？”

其实，我当时是有点被感动了。被圣诞树上的烛光，被父亲眼中的爱意，被眼前那三个唱着歌的女孩子的酡红的双颊，被窗外无声的瑞雪，被身旁的他环抱着我时给予我的温暖，被这一切；尤其是被这突来的儿歌单纯的调子感动了。

而那些没有根的回忆，就又在泪珠中显现了。

没有见过的故乡

缠绕着我们这一代的，就尽只是些没有根的回忆，无边无际。有时候是一股汹涌的暗流，突然冲向你，让你无法招架。有时却又飘飘缈缈地挨过来，在你心里打上一个结。你却找不出这个结结在哪里，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原因，也不知道是为了哪一个人。

三年以前，在瑞士过了一个夏天，认识了好几个当地的朋友，常常一起去爬山。有一天，其中一个男孩子请我们去他家玩。他家坐落在有着大